

十七史商榷
三



十七史商榷

三

王鳴盛撰

中華書局

十七史商權卷十一

漢書五

志次當改

志之次。一律厯。二禮樂。三刑法。四食貨。五郊祀。六天文。七五行。八地理。九溝洫。十藝文。竊謂先後顛倒。敘次錯雜。殊屬無理。愚見當改爲一天文。二五行。三律厯。四地理。五溝洫。六食貨。七禮樂。八郊祀。九刑法。十藝文。如此方順。改河渠爲溝洫。名實不相應。亦非。故後世無從者。

律厯本劉歆

班氏自言律厯志本之劉歆。續志亦云然。

度權量等名

律厯志。度者。分寸丈尺引也。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何時。又權者。銖兩斤鈞石也。石本權之名。而今乃以爲量之名。志。十斗爲斛。今改爲五斗爲斛。而十斗爲石。又以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分。十分爲一錢。皆未詳所起。再考。

合龠爲合。南監與古同。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尙書堯典疏所引同。此誤也。說詳尙書後案。

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詳見後案皋陶謨篇。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書南蠻傳云。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賢注云。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量小於今甚遠。竊謂古今人腹則同。今雖極健啖之人。每日食至多亦不能至二升。而此乃言五升。是後漢量小於今且一二倍也。說亦詳後案堯典篇。魏志管寧傳末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縣官給廩日五升。不足食。晉書第一卷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於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第十一卷。歷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愷。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蠻傳與晉顧臻之言。證古量之小。其第十一卷又引北史庫伏連性客。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饑色。南北朝量比漢。魏前已略大。然比今量則尙小。

噍人

噍人子弟。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麻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噍。師古是如說。案。尙書洪範九疇。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噍爲類。易否九四。噍離祉。九家注云。噍者類也。然則李奇是。如淳非。程大昌演繁露乃云。古字假借。噍人卽籌人。以筭數而名。尤謬也。樂官亦曰噍人。則不必定屬治筭數者矣。

太初三統麻

武帝太初元年。詔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方士唐都。落下閎造太初麻。定東西。立晷儀。下

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畢終以定測驗，至躔離弦望，數語造曆之要已盡。自太初曆出，古曆皆廢。至成帝時，劉向作五紀論。平帝時，王莽秉政，向子歆又作三統曆及譜。三統曆大抵皆祖述太初曆者。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詠誓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中昂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爲四月。周終於畢十一度。案大戴禮夏小正篇，逸周書時令解俱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清明。與漢志同。新舊唐書先啓蟄，後雨水，亦同。而改穀雨在清明之後。至宋史始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則與唐同。元史亦然。明程榮者，彙刻漢魏叢書，內有京房易傳，亦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俗刻可疑。

五德相代

顓頊高陽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嚳高辛氏爲木德。木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爲土德。土生金。禹爲金德。金生水。湯爲水德。水生木。周爲木德。云云。案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對曰：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名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乾鑿度在緯書中最爲可信。據此則知五德

相代其說出於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卻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假如夏、商、周傳世皆數百年。決無既定爲一德矣。三百四歲後。忽又更易一德之事。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是也。且此五德之運。王者循環相代。而所尙之色。卻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尙赤。建丑者。物漸著。色白。故尙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故尙黑。或作青亦可。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鄭注。有此一條。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舜典三帛。鄭注甚明。詳尙書後案一卷。又此三正臨時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環。所以夏建寅之後。商不必從子起。卻建丑。而周卻建子。參錯不齊。然與五德無涉。又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宗靈威仰。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爲正。誤以周爲火。又誤以相生爲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尙赤。王莽用土德代漢。又因漢稱堯後。亦自稱舜後。明正當受漢禪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繼漢。色尙黃。

張蒼傳。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又上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

伐紂年月日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云云。案麻法逆推而上。可以追溯前世者。正孟子所謂千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至於古帝王歷年之多少。國運之長短。則非厯所能推。既無史編紀載。何從測驗。此律厯志所載。得之劉歆。而歆說似未必可信。蓋史記共和以前無紀年也。至於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九年當作七年。又言歲在鶉火云云。本之國語則不誤。皆詳予尙書後案太誓序。又引武成逸文。惟一月壬辰云云。皆不誤。逸周書世俘解。與此紀日不同。是逸周書傳寫之誤。當晉孔晁爲注時。已誤矣。詳見後辨。又劉歆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亦非。亦見後辨。

律厯逸文

吳江沈彤冠雲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律厯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其文如此。而今律厯志並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漢無禮樂

禮樂志本當禮詳樂略。今乃禮略樂詳。全篇共分兩大截。後一截論樂之文。較之前論禮。其詳幾三倍之。而究之於樂。亦不過詳載郊廟歌詩。無預樂事。蓋漢實無所爲禮樂。故兩截之首。各用泛論義理。全掇樂記之文。入漢事。則云。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以下敘叔孫通制禮。絕未述禮儀若何。卽述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四人論奏。而止敘通事。結之云。通定儀法未備。而通終敘誼事。結之云。誼草具其儀。大臣絳、灌

害之。其議遂寢。其下又云。武帝議立明堂。制禮服。竇太后不說。其事又廢。敍仲舒畢。結之云。上方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敍王吉畢。結之云。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敍劉向畢。結之云。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營表未作。以上無非反覆明漢之未嘗制禮。無可志而已。故其下又結之云。今叔孫通所譏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漢典不傳。河間所輯。又與漢無涉。故無可志也。樂志既述高祖風起之詩。武帝所立樂府。造詩歌。末段乃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樂官存之以備數。然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又言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其下又敍成帝時王禹獻河間樂。平當議請修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議復寢。又敍哀帝欲放鄭聲。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吏民湛沔自若。末復總結之云。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足明此志總見漢實無所爲禮樂。實無可志。

子長禮樂二書亦空論其理。但子長述黃帝及太初。若欲實敍。實難躐括。孟堅述西漢二百年。何難實敍。祇因漢未嘗制禮。樂府俱是鄭聲。本無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論了之。

志中載賈誼語尙簡淨。至董仲舒對策。凡四五百字。皆見仲舒本傳。王吉上疏。約二百字。亦見吉本傳。於

此何用重出。徒煩紙墨。實屬冗複。宜撮舉大意。數言已足。又載劉向議禮事。約三百字。則向傳所無。

濟濟通

王吉上疏。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字本傳同。詩。朝濟于西。又南山朝濟。濟與濟通也。監版志傳並改爲躋。此俗儒所改。躋字說文無之。

有稅有賦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租。案下文。卽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師古曰。稅。田稅。賦。發斂財也。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有賦有稅。若作租。租卽稅也。不可通矣。

刑法志三非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云云。語出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一非也。於次宜先刑後兵。今先兵後刑。二非也。漢家雖不制禮。而未嘗無兵法。一代之制。豈無足述。今先之以考古。繼之以議論。其下但云。高祖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述漢事只此數語。毋乃太簡。三非也。惟其撮舉周禮井田軍賦大略。最爲簡明。說周禮者罕能及。

肉刑

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有輕刑名實殺人。笞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論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鉗一等。轉入大辟。以死罔民。死者歲萬數。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賊。若此之惡。髡鉗又不足以懲。刑者歲十萬數。民不畏又不恥。刑輕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陳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於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

賣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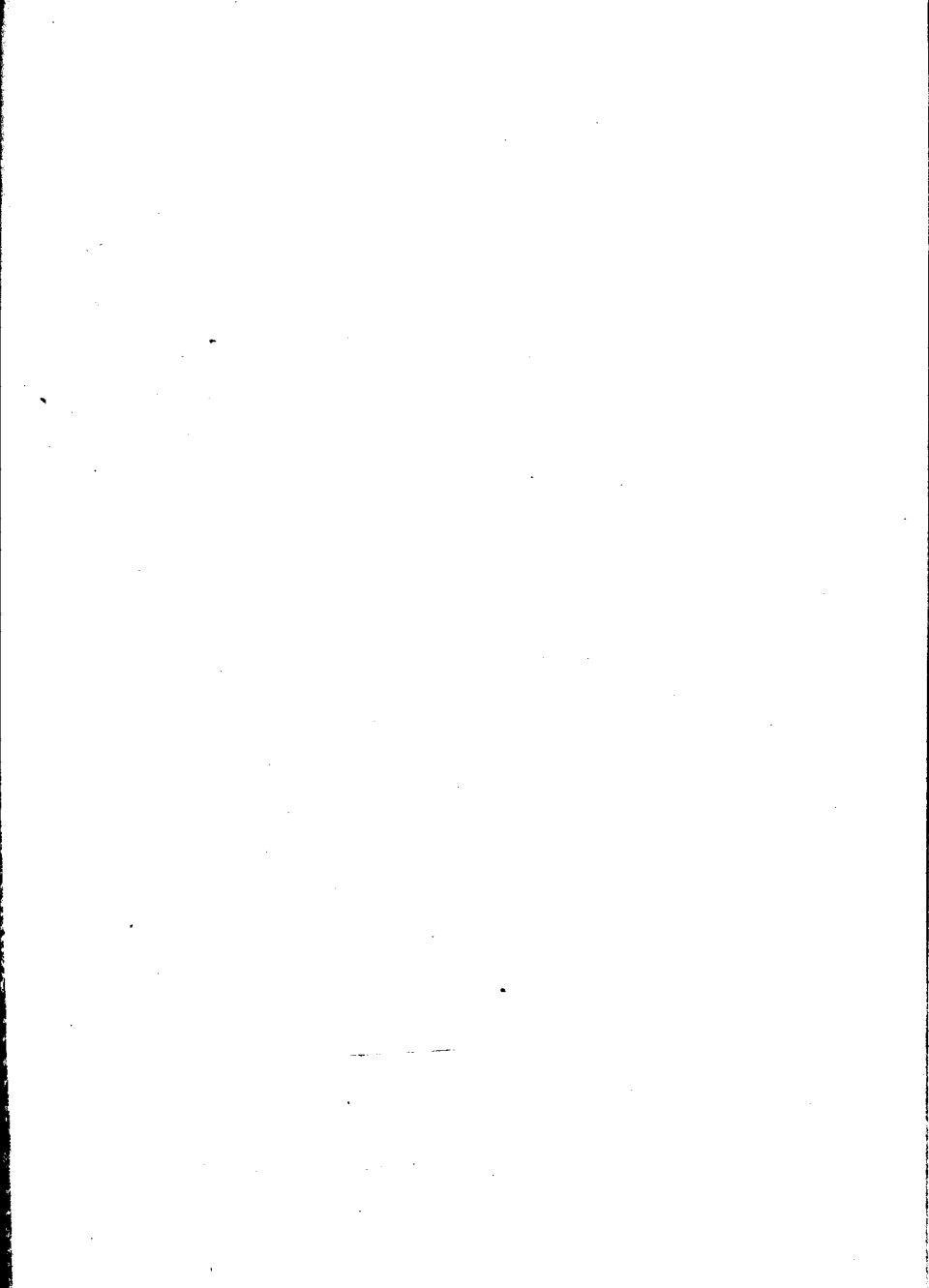
漢刑法志。廷平將招權。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猶賣弄也。後漢靈帝紀注。閱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又朱浮傳。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楊震傳。震上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皆一意。若歐陽永叔得請歸田寄友云。也賣弄得過裏。元人王實甫雜劇院本云。賣弄你有家私。此則指誇詡之義。今吳下里俗有此語。皆與宋元人語同。與兩漢人語異。

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刊。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通鑑目錄第三卷漢滅項羽，卽帝位，定都雒陽，下云：兵皆罷歸家。明季某公批云：兵皆罷，未安。觀後事可見，漢此時新造，而法制已定，所云罷歸家，非真廢兵不用。京師南北軍固在也，所罷惟郡國材官耳。然以虎符召之，卽立至，特以漢人平日不養兵，有事乃召，事已卽罷。某公竟認作真廢兵不用，遂以其後反者數起，事皆由罷兵所致，不亦誤乎？讀文子此編，便自了然。

宋史藝文志以此書編入類書一門，真可發笑。



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書六

米價

食貨志魏文侯臣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石錢三十

沈彤謂一石當今二斗又謂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中兩當今制錢二枚

俱未詳漢初米石五千

沈謂此英錢也顧李悝時價十六七倍此志下卷又云漢興米至石萬錢

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

沈云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

錢則不得但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時穀價翔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六國至莽米價略具

云少利矣此但錢之制隨時而變量又古今不同且秦漢時以百二十斤爲石乃權之名非量之名未可據以考今

日之價

秦始皇本紀三十一
年米石千六百存參

今以十升爲一斗五斗爲一斛二斛爲一石每升重一斤四兩每斗十二斤八兩每斛六十二斤八兩每

石一百二十五斤

飢

小飢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何校飢俱改饑蔡虛齋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可通用但有饑饉無饑渴

賈鼂董論食貨

食貨志載賈誼、鼂錯、董仲舒奏議。三人本傳俱不重出。足見禮志直因無可敘述。聊采論奏。敷衍成篇。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卽位。天下大飢。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愚謂蕭望之傳。望之嘗言。宣帝時。已力言常平之非矣。後書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迺止。夫常平初制。於民無不益。於官則損中藏益。蓋上下交利焉。惟商賈因上握其權。穀價常平。無所益耳。然而法立弊生。漢人已以與民爭利譏之。況人心日巧。姦僞萬端。猾吏貪胥。上下其手乎。唐宋變爲社倉。又名義倉。一切利病。詳見朱子文集。馬氏通考。休寧戴震東原作其師。婺源江永慎修行狀曰。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爲鄉之人謀者。戴說片言居要。附記於此。

金錢布帛

食貨志上卷言食。下卷言貨。篇首云。凡貨。金錢布帛。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師古曰。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掌財幣。故云。九府。圉。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孟康曰。外圉。輕重以銖。師古曰。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泉。布於布。謂布於民。開。束於帛。李奇曰。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種。卓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古人以錢刀連言者多矣。二者誠爲一類。但班氏既分言之。則爲二物。亦猶布帛相近。而布究非帛。如淳注直以刀泉皆爲錢。本一物。以其利名刀。以其行名泉。非也。今古錢存者有作刀形。子猶曾見之。刀蓋錢中之別矣。成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判布之出入。鄭康成注。布泉也。其義曰泉。其行曰布。賈元帝時。賈禹書。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爲幣。租稅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意農桑。誠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變萬議亦變。萬議雖不行。然即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市者。而布固非錢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者。孫子算經卷上云。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是也。輕重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孫子算經卷上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糸。十糸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也。

管子國畜篇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指虞夏以來。言黃金則似銀銅不數。而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虞夏之制。金銀銅並用。管子言未

可泥言布不言帛亦從可知。如班氏言周惟用金錢布帛則秦罷珠玉等不爲幣似亦因周之舊。非秦所
創。但平準書省言布帛耳。自此以後遂爲定制是也。師丹傳哀帝卽位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貨宜改幣而黃金亦不爲幣若專用銀錢則直至明中葉始定蓋時勢古今異宜幣之以銀錢爲定固不可易矣新唐書五十四
銀之山必有洞唯銀無益於人宋史一百七十四食貨志歲賦之物共二十七銀但居一此在唐宋則然

斂散卽常平

志引管仲之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民重之時官爲散也贊曰易稱衰多益寡書云楮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官也掌市之征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師古曰以法度衣之布斂貨之不替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師古曰以法度衣之布斂貨之不替者以其價買之多可斂之野有餓莩弗知發。鄭氏曰麥落也人饑死故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案輕重斂散之法實出周禮古人作錢原爲此設以備荒耳便民交易猶其後也若專爲便民是先王驅民背本逐末非作錢之本意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趙岐改爲檢解爲法度檢斂已非本義。朱子直云制也古訓愈失矣。如班氏讀乃知孟子所言與周禮管子相出入雖孟子未讀周禮又鄙管仲未必觀其書然亦可知發斂之說遠有所承前篇所述耿壽昌穀賤增買而糴穀貴減買而糴此正發斂之說也若弘羊均輸盡籠天下貨物貴賣賤買則真與民爭利矣。班氏乃與管子輕重壽昌常平並稱謬矣均輸以

鹽鐵爲本。兼及百貨。常平之法。穀而已矣。姦僞日滋。至後世常平亦難行。而補救之術幾窮。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尙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賢注云。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減粟減織

輕重斂散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萬織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萬織百萬之邑。必有百萬之藏。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織錢貫也。下文算輅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師古亦云。緡謂錢貫也。通典注云。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筭也。詩云。維絲伊緡。宋人亦以千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既是千錢。則一緡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愷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耜器械并饑饉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萬織。皆人君所賦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萬織以備斂也。

賈誼諫宜禁民盜鑄錢。上收銅勿令布。則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與前減價糴增價糶及減粟減織。皆是一意。

賈山傳。文帝除鑄錢令。山諫以爲錢亡用器。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其後復禁鑄錢。